

绿的文化内涵及构词

加晓昕

(四川文理学院 中文系,四川 达州 635000; 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色彩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对色彩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对色彩的认知上体现出了不同的层次,本体认知和扩张层面的认知,并反映到构词上来。本文就绿的文化内涵以及两种构词方式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绿;文化内涵;本义构词;扩张义构词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2-0009-04

一 引言

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感知着客观世界的色彩。现代抽象派艺术的奠基人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在《论艺术的精神》中指出:“色彩直接影响着精神。”在人类的语言里,存在着大量的记录颜色的符号——颜色词,色彩文化是民族文化中最突出的最醒目的部分之一,而且颜色词的构词也反映了一个民族语言的运用和思维方式。

修辞学家张弓说:“修辞的成功与否,就是看对这些因素利用的得当与否。修辞的一切手段,都离不开语言因素,所以研究现代汉语因素与修辞手段的关系,确是建立新的修辞学体系的一项重要工作。”^[1]本文打算仅对色彩词“绿”的文化内涵及构词进行探讨。

在对绿的认知上一般体现为两个层次,第一是绿的基础义即本义,即一种色彩。另一个高层义是以本义为基础、而又超越本义,在历史、心理、文化等影响下的扩张义,本文试图对“绿”的文化内涵、本义构词方式理据及构词预测、扩张义的构词现象进行探讨。

二 “绿”的文化内涵

绿色(green)是自然界中常见的颜色,三原色之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颜色的民族,据考证:我国出土的文物中自汉代以来的艺术品如帛画、漆画、壁画以及各类冥器的彩绘中所体现的颜色都是以红、黄、绿、白、黑五色为主色的“五色审美模式”,绿色在五色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位于光谱的中间,是平衡色。它象征着和平、友善、希望,使人联想到大自然的和谐与宁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绿”具有褒贬二重性,这主要是因为人类从蒙昧之初到后来的漫长生活中,人类的生活与自然界,与绿色息息相关,人们很多的生活资源来自绿色的大自然,人们还借助绿色保护自己,赖以生存下来,人

们对绿有很深的感情。但同时,绿色也保护着人类的天敌和攻击性很强的动物,这样一来,“绿林”既表示侠义的“绿林好汉”,“绿林军”,但“绿林”也指拦路抢劫的盗匪。颜色词“绿”或者“青”在古代表示“低微”“下贱”“低贱”“声名不好”的意思,这与古代的官服的规定有关系,比如:唐朝规定七品以下穿绿袍,或称青衫。白居易《忆微之》中有“分手各抛沧海畔,折腰俱老绿衫中”,反映了因青衫绿袍而苦闷郁恨的惆怅。元明时代规定,妓女和歌女家中的男人必须带绿巾。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吴人称妻有淫者为绿头巾。”现代俗语中“戴绿帽子”表示男子之妻不贞洁,即源于此。

在中国的五行学说中,绿是“木”的一种象征。绿色是植物的颜色,因而绿色的派生词多与农业、植物有关,如绿洲、绿肥。因此绿色象征春天,象征生命,象征和平。绿色同时也可以作为安全通行的标志,如“红灯停,绿灯行”。

绿色还表示健康,如“绿色食物”是指无公害、无污染的优质营养食品。“绿色电视”是指在显象管中安装了防辐射装置的电视。“绿色照明”、“绿色家具”“绿色建材”无一不是要求无公害,无辐射,无害于人体健康。

绿色还表示环保,如“绿色交通工具”指在行驶中对环境不发生污染或污染很轻的交通工具,如电车、地铁等。绿色洗涤法是指使用臭氧的洗涤方法,既清洁又消毒。

绿色表示生命,上海有家999药店挂起了“绿十字”灯箱,这个绿十字正是生命的象征。“绿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也指为贫困学生正常就读提供的援助性的服务。

三 本义态绿的构词、理据及构词预测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随着观察力,认知力和审美力的不断提高,以“绿”为核心的色彩词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具体到抽象而逐步发展壮大起

来。人们认识范围和实践总在不断的增加,因此颜色词的构成产生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扩充中,这种构词是可以预测的。下边我们将谈谈本义态“绿”为核心的复音色彩词的构成方式、理据和构词预测:

1 名词+绿 “色彩是客观事物的重要属性之一,它是客观存在的。”^[1]色彩附着的客观对象是颜色词构词产生的源泉,“绿”也不例外,“名词+绿”就是这种典型的构词法,比如“草绿”。只是这种构词后来的发展逐渐的超出了可视色彩的事物的限定如“澳门绿”。

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名词语素加上单音的“绿”构成颜色词:如柳绿、草绿、葱绿、瓜皮绿、翠绿、碧绿、苹果绿、翡翠绿、鹦鹉绿、铜绿、锈绿、水绿、湖绿。这些构词产生一种类似联想,即“一件事物的感受引起和该事物在性质上或形态上相似的联想。”^[2]这些词都有“象……一样绿”或者“名词呈现出的绿”的含义,前面的名词语素对后面的“绿”起修饰或限制作用,表示这种绿色是该事物呈现的色彩,从而对其色彩进行定性,不但使其所表示的颜色具有视觉可感性,更主要的是有种意象的叠加,色彩词形象不再单薄,可想象的空间更加丰厚,有修辞的美感。我们可以看出:有的名词表示的事物确实呈现出了单纯的绿色,形象可感,诸如葱、草、瓜皮、碧(一种玉石);而有的事物却是包含绿在内的几种色彩兼具,比如苹果、翡翠、鹦鹉;有的事物本身不具有绿这种色彩,而是与该事物伴生的事物(不是随时都相伴相生,是偶发现象)呈现出绿色,比如:铜绿、水绿、湖绿、锈绿。还有些事物根本没有色彩的直接附者,只是行业的着装上有着共同的色彩“绿”,比如军绿、国防绿;还有的诸如澳门绿,绿与修饰限制语之间的关系更难于言传,语言的修辞美便彰显得淋漓尽致。

这反映出了语言构词的自由性和模糊性,体现了语言的张力,这类构词具有开放性,如果对这种构词现象进行类推,我们甚至可以说塘绿、石绿、瓦绿。当然,不是所有的名词加绿都可以说,诸如海绿、江绿……词语的构成是有机制的,海水深不见底,江水的流动和幽深,因此绿萍等植物是看不见的,海水江水在肉眼可视的范围内根本不会出现绿色,自然也不会反映到语言中来。这种表物词素和色彩词素相结合的构词方式,体现了一种说明与被说明的关系,给绿色色度进行了一个具体的定位。更重要的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对绿的色相的定位,更是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联想空间,刺激大脑皮层残

留的事物或体验的相似记忆,达到心灵共振的体验,使人的情绪达到物我相悦的境界,符合繁丰审美的精神。

2 形容词+绿 用一个形容词来修饰绿,表示绿的深浅程度,这在物理学上是有依据的,一种颜色它有三种属性:色相、明度和纯度,同一色相,如果明度和纯度有差异,颜色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深浅程度,因此,在形容词+绿的构词中,形容词就会出现深、浅这样的字眼。钱钟书在《通感》中说道:“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3]心理学认为:人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等各种感官都能产生美感,他们虽然各有分工,却又能相通。人们往往利用长期积累起来的生活方面的各种经验,在对色彩的感知上产生视觉以外的感受。即在对色彩的生理感觉上,我们可以往往味觉和视觉的通感,触觉和视觉的通感……使色彩出现了软硬、厚薄、冷暖、新旧、老嫩、远近等心理差距,投射到语言上,自然就会产生一些新的构词现象,诸如:新绿、鲜绿、嫩绿、浓绿、淡绿、冷绿、苍绿、浑绿、远绿、亮绿、艳绿……这些词在人的心理上会出现唯美的审美义场,比如新绿让人和雨后的春景联系起来,冷绿和冬天的萧瑟和寒冷,亮绿和阳光下的草原似乎是相伴而生的。当然有些词在我们的现代作品中乃至人们的口头似乎尚未出现,比如旧绿、老绿、陈绿、热绿……究竟这些词会不会出现并流行开来,我们拭目以待。

在“形容词+绿”中,作为特殊形容词的色彩词也经常和“绿”组合,共同构词。从消极修辞修辞的角度看这种构词客观精确地描摹了外物;“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色互相配置时才能充分的显示色彩美。”^[4]因此,从积极修辞的角度看,能在特殊情况下形成特殊的色彩效果,有利于文章的造境和敷色。

色彩词和绿组合起来,共同构成青绿、褐绿、蓝绿、赤绿……客观地讲,自然界纯色态的词本身不多,这种重叠是有其客观理据的。这种构词既有色彩的混沌感,又有颜色的叠加感。这种混沌感源于人们在视觉体验上的模糊性,色彩认知上会出现偏差和侧重,比如同一湖面的颜色,有人界定为湖绿,却有人认为是湖蓝。叠加感的出现与我们的客观世界似乎是犯冲的,比如赤绿,我们知道三元色中,任何两种颜色混合,都会合成第三种颜色,不会有

既X又Y(XY都是指色彩,其中Y在这里特指绿色)色的叠加并存感。象赤绿这种构词的存在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由于构词主观性的存在,其次是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均匀的混和色彩,可以是色彩的叠加,比如家具的染色,甲色彩先涂在物体上,待晾干后,再涂乙色彩,两种色彩不会再发生化学反应,而是物理的组合,可以给我们带来两色并存的感觉。

我们可以这样断言:与其它色彩词一样,在与绿构成的X+Y型的色彩词,X可以是任意的颜色词。只是使用频率的高低有一定的差距。

3 动词+绿 动词和绿的搭配,准确的说是一种借代的修辞手法,就语法上而言,是形容词的活用现象,不是常例。

这种色彩词构成方式的存在,表达了一种强烈的视觉可感性和动态感,这样的词语有吐绿、披红挂绿、穿红戴绿等,“吐绿”一个“吐”字写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春意,又不失温情,俏皮,灵动……“绿”象征着春天的刚刚发芽的树枝,花草,以及农作物,但一个“绿”字意味无穷。这是任何词都无法取代的,因而它必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存在于语言中,类似地,“披红挂绿”表达了红花绿叶竞相生长、春意盎然的景象;“穿红戴绿”是指着装的花俏,色彩的艳丽。寥寥几字,传情传神。“绿”既指绿色的植物,绿色的叶子,也指绿色的衣裤,绿这种借代的用法生动、简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必然会在语言中根深蒂固,枝繁叶茂。

我们可以预测,绿的词性将由现在的形容词性发展到形容词和名词的兼类。这样,动词和绿的组合用法会越来越多,生动传神,将在语言的表达中占重要地位,当然这需要漫长的历史时期的沉淀和发展。

4 绿+重叠后缀 绿油油、绿葱葱,绿丛丛、绿汪汪、绿盈盈、绿蓬蓬这种构词方式的词语所表示的颜色仍是单色所表示的颜色,但这种YAA型的构词,具有很强的表达力和生动性,故又命为“生动颜色词”。“AA词素一般具有描摹的作用”^[6]部分是由第一种名词+绿转化而来的,如油绿、葱绿转化而来,在原义素的基础上,表达了一种更加生动的意境,另一部分则是绿和形象形状可感性很强名词组合,这两种情况的YAA组合造成了大于二者义素叠加的状态,产生既Y又A的心灵摹态。绿AA给人的修辞意境不但与A有关,也与AA有关,比如绿蓬蓬,给人的联想义既有象蓬蒿一样的绿,且绿是有形状和范围的,呈杂乱状,若重心落在蓬蓬上,我们

会联想到一簇簇的草丛树木,色彩幽绿,生机盎然。总之,YAA类词给人的思维意向是丰富而自由的。由于AA在构词和构形两种状态中兼存,那么AA就是极度丰富而且自由的,取值范围很广,我们可以推测:YAA在未来,AA会更加丰富和庞杂。

四 扩张义态绿的构词

语言是发展的,在语言发展的洪流中,难免有些个别支流旁道,这些现象似乎不符合我们语言的发展脉络,这是由于文化取向、民族心理、历史固化甚至色彩物理属性的强反差等影响和积淀,会使语言语义和构词偏离常规,出现了扩张义,广义上我们可以说扩张义即是文化层面的含义,扩张义使绿的含义更加的丰富和厚重,但另一方面,扩张义是历史的文化的沉积,含义不固定,构词上自然难从结构上分析和类推。综观这些词,我们发现规律如下:第一,我们有这样的文化取向,喜用鲜明的色彩直接指代物体,如红肥绿瘦、披红挂绿、红情绿意、红衰绿减、纷红骇绿。第二以意象本身所具有的色彩特性的心理特征来曲折表现事物属性。绿让人联想到自然、生命、健康、环保,如绿洲、绿肥、绿灯、绿色通道、绿色食品、绿色电视;第三,随历史沉淀下来为人们所接受的措词如绿云、红男绿女、绿窗、绿林、绿帽子、绿头巾、绿头乌龟……杜牧《阿房宫赋》写到“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小鬟也。”女人黑润浓密的秀发时让人瞬间心理情愫的涌动而产生绿云这个意象;绿总给人青春自然感,让人容易想到青春韶华,因此红男绿女往往用来表示青年男女。女子的闺房用绿窗表示;占山盗贼还是济民好汉多以绿树为屏障,绿林有邪恶和狭义的双重含义。第四,在分明的色彩中创造出对比强烈的意境。在物理学上红绿是相对两种颜色,因此二者的搭配具有强烈的反差和对比。这两词常常对举使用,当然,这是这些词的出现的外因。如灯红酒绿、桃红柳绿、红情绿意、红衰绿减、纷红骇绿、红眼绿鼻子。需要说明的是,红和绿只是为了对举造成视觉和心理上的冲击,而不是实物的真实色彩,比如灯红酒绿,该词形容腐朽糜烂的生活,红和绿与其说是代表灯酒的颜色,不如说是通过强烈色彩对比来造成心理上的强冲击,与歌舞升平、觥筹交错的场面呼应。红眼绿鼻子也是通过红绿两种颜色的强对比造成夸张,生活中没有实物对应,但在表示花草时,红、绿二色颜色倒是具有很具有代表性的。

五 结语

“以形象思维为主导形式,语言的形象性是最基本的语体特征,同时讲求语言的生动和凝练含

蓄,丰富新颖”^[7],色彩词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作为词语还是词素,它们本义构词中,绝大部分传达给人们形象性的特征。颜色词不是平面的颜色和他物的、堆砌,而在组合之后产生了更为丰富的义场。深层的扩张义上构词,表现出了凝练含蓄和颖性,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语言。色彩词不仅表示色彩,还有庞大的文化象征意义,蕴含着深厚

的汉民族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故“绿”的构词不是对物象翻版和照相式的临摹,而是物象和心象的融合,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情感性。本文在此仅以“绿”为代表,对其构词进行了梳理,以某一种颜色词为代表的构词分析的文章十分少见,本文在此作一个抛砖引玉式的初探,红、黄、黑、白文化特征及构词将在以后的文章中讨论。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25.
- [2] 刘云泉.语言的色彩美[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46.
- [3] 王光武.浅谈比喻的心理基础[J].修辞学习,1984,1:43.
- [4] 钱钟书.通感[A],七缀集(修订本)[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65.
- [5] 郭廉夫,张继华.色彩美学[M].陕西: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195.
- [6] 贺水彬.论形象词语的构造与修辞关系[A],修辞学论文集(第二集)[C].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222.
- [7] 骆小所.现代修辞学[M].云南:云南出版社,1995:342.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Green and Related Word Formation

JIA Xiao-xin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Dazhou, Sichuan 63500;
Centre for Language and Language Education,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Colors, closely related to human life, have been studied more thoroughly at present, and such efforts show that human cognition of colors manifests itself at different levels, namely, there are original meaning cognition and expansion level cognition, and such cognition is also reflected in word form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green’ and two relevant ways of word formation.

Key words: Green; Cultural Connotation; Original Meaning Word – formation; Expansion Meaning Word – formation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8页)

语料来源:

秦秀白主编.《当代英语习语大词典》.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厦门大学语料库(汉语语料库):<http://oec.xmu.edu.cn/gb/hanyu/hanyu/data/ccorpus/logon.asp>.

英语语料库:<http://oec.xmu.edu.cn/gb/hanyu/hanyu/data/ecorpus/logon.asp>).

On the Functions and Metaphorical Mappings of CONTAINER Metaphor

ZHAO Xiu-jie, CAO Zhong-qin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Abstract:The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physical features of container. Then it discovers that CONTAINER metaphor has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a container is a black box, being inside the container means being safe and protected, the contained part is more important, being inside the container is under control, being inside the container is the process of activities, which form a network within container and set limits on the metaphorical mappings from the source domains to the target domains and decide the productivity of CONTAINER metaphor.

Key words: Conceptual Metaphor; CONTAINER Metaphor; Metaphorical Mappings (责任编辑:张俊之)